

# 魔窟余生

約翰 喀塞尔 著



# 魔窟餘生

[英]約翰·喀塞爾著

李葆真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John Castle  
The Password is Courage

本書根据 Souvenir Press, London 1954 年版本譯出

寬 窓 餘 生

〔英〕約翰·喀塞爾著

李 葆 真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1號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533

开本 787×1092 耗1.32 印張9 3/4 字數184,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8)0.80元

## 內 容 提 要

这部小說是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名英国上士在被俘期間对德国法西斯匪徒进行英勇斗争的实录。

主角柯华德在法国被俘解去德国后，憑了机智，成为一个神出鬼沒的对敌破坏分子。他曾經杀过納粹分子，为波蘭地下軍輸送过枪支炸药，也曾經“交换”过死屍，最后只身潛入納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集中营，組織了四百多个死囚逃跑。

作者通过对这个主角那种出生入死生活的描写，反映了納粹匪徒种种暴行，尤其是揭发了那个杀人工厂种种惊心动魄、慘絕人寰的恐怖情况，給后来紐倫堡公审战犯时提供了許多宝贵的材料。

他又看了一次表，把它举到眼前，直到指針在窗外的微光之下剛能辨認得清。

外面仿佛是虛无縹緲的一片大海，整个世界都包藏在寒冷、阴郁的靜寂里面。潮湿而灰蒙蒙的迷雾从沼泽地里慢慢卷騰上来，把斯达巴①的一些白色小住宅更紧密地聚攏在一起，把鋸木厂的頹敗房舍交織成一块块迷离恍惚的形狀，又把它后面营舍的发鏽的鉄絲网遮盖了起来。一个站僵了的哨兵在地上頓了頓脚，这是四下里唯一的动作；一声咳嗽；接着又是死寂。

站在窗前的男人凝神傾听了一下。他上面的屋子沒有一些声息：显然那班喝足了夜間老酒的 Wehrmacht②正在好睡。表上的兩根針慢慢爬到了一点正 他再等了一小会，然后在地板上輕輕敲了一下。

在他下面一間漆黑与臭气熏人的盥洗室里，十五名英国兵正在互相輕輕推着肘拐子，并且緊張地准备行动。其中有两个人摸索到粗制的木头水槽那里，隨即縱身上去掀那混凝土石板的屋頂。忽然咯吱一声响，那事先被撬松的砌縫綻开了，屋頂扳动了。它迅速地被支到后面去，用木条

架好撐開。一個挨一個，一句話也不說，十五個人都攀上去，往外一縱，便落在外面的草地上。

那只是一分鐘的工作，但上面的那个人却好似過了一個世紀。他注視着他們向前直沖，一直到迷霧把他們吞沒了，又幻想着他們在哨兵蜷回崗位以前匍匐前進的光景。

他們現在該到達外圍鐵絲網被扭松的地方了。他力持鎮靜地默數着一秒一秒的時間，跟外面的人們共嘗着那幾乎無法忍受的一動也不動的緊張滋味。這正是成敗的關頭，自由或災難的轉捩點，計劃是否可以成功，甚至於許多人的性命是否可以保全，都系於他的時間表是否排得準確的這個關鍵上：這個時間表正是他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獨自冷靜觀察衛兵們的行動然後部署出來的結果。這時候，所有出力幫忙的人們——偽造証件的，做羅盤的，畫地圖的，縫衣的，用舊罐頭制成種種不可思議的工具的，還有那些參加守望的以及捐助口糧的——都——在他們暗黑隱蔽的床上靜候消息，並且硬着頭皮在等那表示失敗、隨時可能爆發的槍聲，喊叫声，囊囊的皮靴聲，以及碰門撞戶聲。

他在房間的窗口，緊張的心情不由一松，因為他默算着衛兵已經巡過兩趟了，還沒有声响。他們得手了。走脫的十五個人，現在必已照着預定的安排——兩兩的分散開了：假使他們依着他的指示把鐵絲網仔細修復原狀，那麼逃脫

---

① Stadt-Bau, 捷克斯洛伐克地名。

② 德文，德國軍隊。

的發現以及那一切的吵嚷喧嘩就可能要延遲到早晨。

他爬回床上的時候微笑了，雖然渾身冰冷，但心裡很是快樂。如果當時他能對那些在田野中踉蹌前進的人們說上一句話，那准是，“鴻運高照吧，小伙子們，放沉得住氣點兒。”但他們是知道的。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人萬一能返回英國，他們必定會去探訪倫敦下艾地蒙敦的一家人家，並且帶着笑說，“喂，柯華德大嫂，查理<sup>①</sup>問候你，要我們告訴你，他就快回來跟你團圓啦。”

大多數戰俘們夢寐中與希望中的倫敦是個猝然而愉快的地方。一個過去是一戶人家現在却是些大窟窿的地方，一個充滿了瓦礫、碎玻璃、煙霧、軍裝與“午餐盒”毒氣面罩的地方。但它也是一個具有幽默感和驚人彈力的地方，地道里的火車仍然轟隆隆地來去；鮮明的紅色公共汽車仍然滿載着乘客沿途鳴叫；在那兒的裂了縫的桌子上喝上一杯茶仍然能夠提神補氣。倫敦和過去不同了：戰後的一個巨大進步是語言變複雜了，情況變混亂了，還得滿足時常在改變着的各種需要。然而在某種神迹似的情況下，倫敦還是跟過去一個樣子，而且就在这不變的氣質上寄托了自由世界的力量。

沿着那些部分被炸毀了的馬路，再經過那一段原是轉

---

① 查爾斯的愛稱。

角店面但如今都釘上了木板或挂着狂妄招牌的地方，童年时代的查尔斯·柯华德曾在那儿游戏过，从倫敦的烟煤气中吸收了一种大无畏、不求人的精神。象多数的柯克奈①一样，他很快就長成了大人：根本沒有時間或机会来嘗試長成起来的奢侈风味。在一个壯健的青年人看来，入伍似乎是伸展个人翅膀的光荣途徑：到了一九二四年，他已經完成了在印度各地的一段軍役而回国重新度起了平民的生活。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对于一个有无限精力和敏捷才智的青年，除了本乡本土的生活还見過一点世外，在开头的时候，簡直是受不了日常生活的种种挫折的。沒过多久，他就抛弃了他的职业开始自己搞生意，經營了一爿小店，但是迅速高筑的债台叫他的事业垮了下来。业余之暇，他在为若干慈善团体組織的跳舞会和音乐会中找到了发洩与表現：舞台以及使他个人得以突出的机会，对于他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发起各种业余人才竞赛，导演戏剧，編制歌曲，反正不外乎娛悅人的事儿，給予他不是任何其他方法所能达到的一种滿意和有所成就的感觉。因为他本人分明干得高兴，也就取悅了他的观众。

然而，軍隊也沒有被他忘記。他在所服役的“地方軍”的連队里曾参与过积极的活动，因此，到了一九三九年那差不多在一夜之間就紧急得需要集中一切兵力的不祥的夏

① Cockney，出身在倫敦尤其在倫敦某一区的人，言語特別，自成一个腔調。

天，他是第一批奉召服全役的人。他回到了皇家砲軍他的老部队里，在黑尔福特的一座兵营里当了几个月的教練，在那种枯燥的生活情況下难免煩惱，而且，人們怀疑，他对受訓士兵的态度比起一般教練們应有的态度要更加随便得多。他在那时所構成的一些友誼关系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因为到了他必須和他的部下們道別的时候，他就請求上級也派他和他們一同駐防到法国去。他的要求居然被批准，使他相当惊异。惊异的是，因为軍隊一向，尤其在战时，有種怪誕的本領：專門会不管本人的志願而把人調到所不願意去的地方去。然而柯华德是走运的。他会說他老是走运的。

因此，当希特勒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发动大規模攻势的时候，柯华德也和他所訓練出来的士兵們一同并肩作战，担任着砲兵队里的上士，进行着后卫行动的殊死战而且受到了重大的損失。

他們开到卡萊①郊外的一个早晨，忽然爆发了一陣小型武器的彈火，慌得柯华德和他手下的一部分士兵急忙冲进一家咖啡館，以便在那儿使用他們的来复枪。好几个鐘点过去了，这其間，他有一次僵僕着身子穿过馬路向長官报告的时候，他的腿部与头部都受了伤。然后，利用双方休息的当儿，他試圖檢閱一下地位。这可是个非常不舒服的地位。原来他們和卡萊港之間的一段路程已被德軍切断，要

---

① Calais, 法国北部地名。

想冲出这样密集的重圍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心煩意悶地在筹划下一个行动；不料他的决定被推翻了。咖啡館里忽然蹦进了一颗手榴彈，不到两秒鐘就什么都完了。那些还活着但已吓得目瞪口呆，一时动彈不了的英国兵，被接踵而来的德国鬼子全不費力地一网打尽。

柯华德的战俘生活从此开始了：也就是这段生活使他成为給德国人搗麻煩的首要人物，并且使他由一名平凡激昂的柯克奈变为杰出的业余阴谋大家。上千名被俘的人逐渐地都会接受那不可避免的命运：他們也曾設法逃跑过，不成功，然后很合乎情理地認定：实在沒法儿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柯华德可永远不能这样。一种倔强的天性迫使他硬到底，不願屈服。从此以后，战争变成了他个人的私事，是对他智力的一种挑战。

甚至当德国兵士冲进了咖啡館，对那些头晕目眩的倖存者揮舞着枪杆的时候，他唯一的思想也就是逃走。

城里这一区的战俘統統被召攏来排成一長行，然后再列成步行到德国去的縱队。一开头，行軍倒可以說是一种有趣的調剂，但走了两三个鐘头之后，反冲力可帶來了极度的疲劳；等大家把八小时走了下来，那种精疲力竭的程度就簡直是致命的了。大家既吃不到一点食物也喝不到一点水。任何一个从队伍里倒了下去的人就得冒着干脆被子彈打發上路的危險。被胜利冲昏了头腦的德国人在战争的那一个阶段里，可沒有時間浪費在受伤的战俘身上。誰都得向前走，直等到最后下令停的时候才停。然后每一个人都一

竟睡到第二天早晨，再重整队伍出发。

两天没吃过一口东西后，柯华德开始觉得头轻脚重，有点烦躁了。头部的伤似乎影响了他的脊椎骨，走一步路都磨得痛，同时他腿部的伤口也痛苦地阻挠了他的行动。他心里暗想，“再这么熬下去我可要完蛋了。不管怎样，我非走不可。”当晚他果实践了他的话。

队伍已经停下来睡觉了，大伙儿也不管是哪儿就瘫了似地直倒下去，他们的身体把大路的青草路边和一条沟的两旁都盖得满满的。柯华德对卫兵四下望了一眼。他们显然都已经松了劲，万想不到在他们看管下的这些疲劳过度的人中有谁会逃跑，因此大家正聚拢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他拉掉了头上触目的绷带，卷好塞进沟中的烂泥里，开始从僵卧的人堆中缓缓向外蠕动。他经过了离谈笑的德国人只有一呎来远的地方，一直到远远出了他们的视线和听觉之外才敢露出头来。艰难地匍匐行着，时不时地停步歇力，他终于穿过了一片残梗犹在的田野，到了一处在夜色苍穹下映出有一座农舍黑影的所在。他急促侦察一下，发现了一座干草堆的可亲的形象；他使出了最后的力量，从边缘攀登了上去，把自己埋藏在柔软的草里，睡熟了。

他昏昏沉沉地一觉睡到温暖的阳光照醒了他。简直不知道身在何处或遭遇了什么事，他躺在那里谛听着那没听惯的母鸡的咯咯叫声，马蹄在石子地上响着的有节奏的克洛—克洛声。这些声音对于他毫无意义。世界在他的眼皮下缩小到只有针尖那么大一点，一个配合着遥远的引擎声

在跳动的白点。集中的光箭一齐向那白点刺去，总刺不中，但每次都仿佛冲击到一个隱隱約約的微弱与含糊的声音上。象嗅到危险的野兽那样一惊，他猛可地支着肘子抬起身来，睁开了眼睛，可是强烈的晨曦使他把眼睫成了一条缝。他僵硬地把双脚一甩，顺着草堆边一路滑了下去，匍匐一声便趴倒在地上。

他心里肯定知道是另外一双手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的。果然一位老大娘站在他面前，她一双又是惊詫又是害怕的眼睛鼓得挺大。他尽其所能地把自己的身份告訴了她，不到几分鐘，他又一次在干草上坐了下来，这回象只餓狼似的吃喝着刚从农舍拿来的一大块面包和一瓶家酿的紅酒。他顿时觉得好多了。他簡直是以一种仁慈的眼光領略着周遭的友善景色，好半天才体会到那急得差点发狂的和气法国妇人，正作着手势叫他赶快回到草堆頂上去。

他刚一爬了上去，就听见机器脚踏車越来越响的吼声，惊得母鸡四散奔藏，一轉瞬間，院子里就充滿了引擎的嘈杂声和用喉音发出来的各种命令声。他跟自己說，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只好等候着休息一下再說。剛才的一小餐已經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他不久又睡得很香甜。

睡得这样香甜，以致就在他耳边的一陣鬧声都不曾馬上把他吵醒。但是等他醒来的时候却大吃一惊。一只大狗已經跳到了他的身旁，而且可以說正在对着他的臉狂吠大叫。他沒有法子叫那畜生安靜下来。狗吠得更加厉害了，他下面有好多些德国人的声音在叫喚着狗，然后就有一支枪

刺向草堆里戳着上来。

掌着枪刺的兵一見他所惊动出来的东西，由不得半天說不出話来。柯华德可不是这样，他用源出盎格魯·撒克遜①的几句精簡有力的語句表示了他对整个事件的极端厌恶。

当一群指手划脚的兵士們圍着他大笑大嚷的时候，他的愤恨更加厉害了。这时候，他才覺察到自己的那一付形象倒有多么特別：襤褸的衣服，滿身的泥污，頭髮給凝血糾結成一片一片的，上面还粘着一根一根的草莖。至此他自己也覺得这委实滑稽得无以复加，于是他也附和着他們一同捧腹大笑，直到一支来复枪在他身上輕輕敲了一下才恢复了 Status quo②。他立刻斂容聆听一位 Unteroffizier③的問話。接着双方交換了一种奇特的對話，虽然除了最模糊的概念之外誰也不知道对方說了些什么；可是，最后柯华德总算听懂了人家在問他可有什么需要。当时似乎没有什么比洗澡更为令人惬意的事了。一当德国人弄懂了这一点后，他們都紛紛点着头，咧着嘴笑。

下級軍官双手一揮便領他到一个巨型的飲牛槽那里去，并且打手势叫他清洗自己。那污水实在毫无动人之处，但它至少能洗除他的泥污，或許他还能把伤处洗滌一下。

---

① Anglo-Saxon, 古英文。

② 拉丁文，原狀。

③ 德文，下級軍官。

他正准备伸下两只手去，忽然一个兵士的格格笑声使他滿腹狐疑地站直起来。

“你們要搞些什么把戏呀？”他問。

他的背挨了重重的一击，接着有人把他攔腰一抱向水槽里擡去，立刻水花四濺。水扎骨的冷。在哄笑声中他力图在水面上找一个抓得稳的东西，但結果反而被人猛力推了进去，逼得他只好用脚乱踢，乱潑水，又張口换气。看样子这场娱乐可能要无尽期地繼續下去了；然后柯华德觉得四下里安靜无声，他也可以豎直身子了。再睜眼一瞧，只見面对着坐在水中的他，瞪着一付一丁笑意全无的眼睛的正是一位德国軍官。柯华德的一双怒目到这时也沒有了一絲笑意。

“笑呀，把你媽的肚腸笑断我才高兴哩，”他告訴他。

仿佛軍官懂得了这句话，他并不曾回答，只是下了一道簡單的命令，就有人毫不客气地把柯华德从水里一把拖上来，就跟剛才毫不客气地把他一推就推下去一样。这个待遇的原意当然不是要消除柯华德的憤恨，因此他好不容易才管住自己的情感、不使它更猛烈的发洩出来。不久，他被安放在一輛机器脚踏車的后座，由一位笑容滿面的德国人以极其惊人的速度駛往最近的战俘集合点去。

他渾身湿漉漉、冷得直哆嗦的那付景象到了那里之后，使那班心情已經沮喪的英国丘八們不由心酸落泪。但也有些人忍不住哈哈大笑。

“天哪，今儿一定是个沐浴吉日！”

“你是給德国潜水艇捉住的么，閣下？”

“幸好他的太太現在瞧不見她的英雄汉！”

假使柯华德太太能够見到她丈夫当时这付形狀，哪怕她对他再关切些，也不免要笑出来的。誰料得到这位滿身泥污，冷水直往靴里灌，可可怜怜站在那儿受同伴們嘲笑的人，却是一位天生的逃跑專家和一位狡黠得难以令人相信的爱国志士，一个以后將要被人称为“奧斯威辛<sup>①</sup>伯爵”，一个將德国人折腾了五年还不够，战后还要回来以一位重要証人的身份在他們自己的战犯公审中和他們对質的人呢？

## 2

柯华德重新加入步行俘虏队伍不久后，就开始覺得痛苦难当。或許是嵌进他大腿肌肉中的一块碎鋼片伤害了神經，因为他的脊椎骨痛得更加厉害了，而且他的下半身不久也麻痺了。他无可奈何地勉强拖着脚步走去，明知掉了队之后会有什么結果。大队虽然以越来越慢的速度掙扎着前进，居然也走完一哩又一哩。如今說笑話的人也少了，每一个人只顧一心一意地跟紧着前面的沉重脚步，幸而靠近柯华德的人們都肯尽力帮他的忙。不过到了早晨他簡直連站也站不住了，他知道他的末日已經来到。

① Auschwitz, 波蘭地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匪徒在这里設立一个杀人工厂的集中营。

但是，他还是不肯認輸。他們头一晚是在德国边境的一个大谷仓里过的夜，当俘虜們奉令到仓外集合准备另一天的行程时，他就覷空滾到堆滿了干草的一个畸角儿上去，又設法拿一捆草把自己盖住。卫兵們在那臭不可当的谷仓里只草草地望了一眼；他們也几乎跟战俘一样的疲乏，虽然也許沒有他們餓得那么厉害，因此不到几分鐘他們已經押解着大队上了路，而且他們的声音也越走越远了。

柯华德轉側着想睡一觉，可是不成功。他两处伤口的痛楚和他應該加强本身地位安全的思虑，使睡眠成为不可想象的事。呆在原处未免过于危險，然而稍为动一动又会增加他的苦痛。思想一貫也变成了困难的事：讓他的思想流入狂想倒容易得多，那些清醒时候的夢想正是每一个俘虜的内部食粮，希望与安慰的秘密宝庫，可以堵上心門不想到眼前的伤害和禁束。在这样内省中，再生行为的本身就变成了一股創造力量，拟出了第一次具有实际价值的景象与气氛。另一种生活中的种种屈辱，个人的失敗，以及无止的妥协，都消失在一片虛无縹緲的幻境中去了；只有令人快乐的，自己选择的唯一苦境仍然是清晰的。每一个人都从本身的經驗中提取能够安慰他自己的东西，以一种着迷似的專誠撫弄着往事，时时把它們翻过来复过去地加以鑑賞。只記得一半的一些場面的回响浮回他的腦海 中来，当时的談話片断如今都充滿了意义；从这些回忆中他只取出某几件事，給它們加上新的意义，并且繼續不断地琢磨着它們，直到他的心里只思索着这几件事，而且它們的前因

后果也全部遺忘了。可能发生的事，无疑地一定要跟已经发生的事同时涌现出来，四下里展布开去就象溶解中的染料的卷须一样，直至两者都互相渲染成一色而后已。

柯华德跟他的几千名同胞一样，对于这一过程将要知道很清楚。如今，他无能为力地躺在那儿，他的痛苦因輕度的狂譫而減輕了一点，谷仓里仿佛被一張图画盖滿了。那是他的家。而且正是冬天。爆炸有声的炉火发出了亲切的欢迎，熊熊的光焰照耀着种种难以形容的舒适享受：拖鞋，大小合身的安乐椅，摆好晚飯的桌子，还有一玻璃杯水。再过一会儿，厨房里就会傳出喊声……只是那一会儿却要无限期地延長下去。

外面有了活动的声音，一輛大卡車以低擋嘎吱嘎吱地开过有車轍的田野。已是薄暮时分了，他探头張了一張，看見仿佛有几个穿軍裝的人，正抬着几付担架进了谷仓。十几名伤兵被卸在地上，其中两三个人小心地燃上了香烟，悄悄地用德文交談着。伤势比較重的病員，給輕輕地放在干草上后，便躺在那儿呻吟或者靜默不响。空气中开始发散出碘酒与干血的味儿。

尽管他处在这样不舒服的环境中，柯华德忍不住苦笑了一下。他知道他急迫地需要医药治疗，但过去几天的經驗已經表明从敌人那里得到怜悯是不可能的。然而德国陆軍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享有公平待遇的声名哩。那么，他